



英雄埋名四十年

陈显泗 任慎友 主编

湖南出版社出版



YING XIONG MAI MING SI SHI NIAN

英雄埋名四十年

● 陈显泗 任慎友 主编 ● 湖南出版社

湖
南
出
版
社

〔湘〕新登字001号

英雄埋名四十年

陈显泗 任慎友 主编

责任编辑：蒋睦民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25000 印数：1—25000

ISBN7—5438—0320—1

I·34 定价：2.45元

编 者 的 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缔造和培养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钢铁长城。本书介绍的8位同志都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有功不居，有福不享。

喻杰、付新贵，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参加工农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殊死搏斗；朱铁谷，解放战争中渡江先遣队的负责人，曾指挥渡江勇士犹如一支利剑，刺向敌人心脏；李玉安、井玉琢，在抗美援朝的松骨峰战役中，和战友们一道在枪林弹雨中用血肉之躯为人民立下奇功，事迹和名字载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柴云正，在上甘岭战役中一人毙敌100多，被授予“特等功臣”功勋章；杨振刚、王振国，新中国建立后参军的人民战士，前者为抢救战友身负重伤，成为一级残废军人，后者为研制抗癌新药“天仙丸”日益苦斗，忘我忘家……国家和人民给了他们极高的荣誉、地位。但是，面对这些金光闪闪的人生历史和赫赫功劳，他们没有沾沾自喜，没有固步自封，而是辞去官职，放弃安逸，带着累累伤痕，带着死去战友的殷殷嘱托和期望，回到家乡，回到平凡的岗位上，隐功埋名，默默奉献，再一次起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是真正的英

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脊梁，是中华民族之魂。

今天，我们将这8位英雄的事迹介绍给大家，就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员、我们的战士；从而热爱党，热爱人民军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我们相信，英雄的精神、英雄的事迹将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1992年4月

目 录

1	魂系青山	
		张步真
47	英雄埋名40年	
		任慎友 朱力群
73	“活烈士”——井玉琢	
		王文杰
93	没有领取勋章的英雄	
		李中明 朱力群 杨道国

113	山乡火种——记优秀共产党员、原红军营长付新贵祝天华 范保顺 李德禄
130	老军长的足迹 谢树仁 陈潺嵎
143	钢筋铁骨董祥起
162	从战士到世界发明家——记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王振国 任慎友 王玉良

魂系青山

我分明听见从那青山绿林之中，传来喻杰铿锵的声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哪，乡亲们。”

——作者手记

村 景

1989年2月4日上午8时，平江县加义乡丽江村党支书喻春林接到县上电话，喻杰老人于今天清晨6时10分在县城医院停止了呼吸。村支书这个年过50，模样儿忠厚持重的刚强汉子，这时竟握着电话听筒，毫不蔽掩地呜呜呜哭了。

正是腊月二十八日，丽江村沉浸在春节前欢快而繁忙的气氛中。村支书猛然爆发出来的哭声，传到了与村委会一墙之隔的供销社。柜台前办年货的人们，立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选购货物的喧闹声嘎然而止。他们无心再办年货了，挎着篮子往家走，于是，不到一盅茶久，达老子——山区方言，即达老头，喻杰在家时名叫喻达云，年轻时叫他达伢子，老了，叫他达老子，乡俗——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丽

江村。

没有磋商，没有约定。喻春林和几位村支委，喻杰居住地横圳村民组的乡亲们，还有丽江水电站的一些职工，纷纷打点行装，准备去县城。他们要去把喻杰的遗体接回来，按照乡俗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全村人都要为他“打公祭”。当然，喻杰是老革命，有功之臣呐，追悼会也许要在县城举行，那么，他们就去为他守夜（守灵），为他送行。

他们赶到县城，喻杰的遗体已于当日下午移至长沙革命陵园。县里同志告诉他们：喻杰同志的追悼会，不会在丽江村开，也不会县城开，他是中央部一级干部，按惯例，他的丧事应该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起码也得在省会长沙城开。这本是意料中的事，但大家仍然怅然若失，问：

“追悼会大约什么时候举行？”

县里同志说：“已经成立了治丧办公室。追悼会什么时候开，在哪里开，还须等待上级的指示！”

喻春林毕竟见识多一些，他猜想达老子的追悼会三五天之内不会开。他对县里同志说：“一有了准定的时间，请通知我们。不管是在长沙，还是在北京，我们都是要去的。达老子回乡20年，在村里操劳20年。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去悼念他，不为他送行，我们心里好受么，村民们会依么？”

离开县城的时候，大家都抹着眼泪，……

喻杰是丽江村的光荣和骄傲。

湘东赣西接界的连云山区，绵亘百十里，这里沟壑纵横，峰峦起伏，怪石嶙峋。丽江村就在山区腹地的皱褶中。在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一块红色的土地。那时候，喻杰就是山区的英雄。1926年，当中国工农革命继续高涨的时候，贫穷、落后、闭塞的丽江村也沸腾起来了。年仅23岁的作山汉喻杰，首批加入了农民协会。1926年8月，他被农民协会选派去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起先当战士，后来当班长，当文书。经历了九江、南京、徐州等战役。挣脱了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喻杰，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显示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敢。1930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此后的20年，喻杰音讯全无，丽江村人不免为他担忧，又暗暗为他祝福，盼望有一天，他们的英雄能凯旋而归。在这种难熬的焦灼和等待之中，1949年全国解放，人们果然得到讯息，喻杰活着，而且在西北重镇西安城里干公事。丽江村人奔走相告。后来，“五一”节、国庆节，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席上，就有丽江村的喻杰！而散见于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喻杰的文章，记述喻杰在长征路上、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经立下的不朽功勋。对此，丽江村人引以为极大的荣耀。于是，在冬日围炉烤火、夏日坪中纳凉时，在村民们口中，喻杰简直神了。关于他的故事，丽江村人如数家珍。

——1931年春夏之交，为了粉碎蒋介石组织筹划的“围剿”，上级命令连党代表喻杰带20多条枪，去湖南桂东县境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并以此来牵制蒋介石的军队。机智勇敢的喻杰昼伏夜出，声东击西，各个击破。今天在这里打一个乡公所，明天又在几十里以外的地方解决一个保安队。有一次，他们采取张开口袋捉老鼠的办法，吃掉了整整一营

白狗子。只4个来月时间，他的队伍发展成800多人枪，被上级扩大为团级建制的游击大队，并任命他为大队长。丽江村人好开心，说：“喻杰在家作山时，同时又是打猎的好手。他打野猪不打成群的，只打单只的。他用的是打野猪的办法哩，白狗子能斗得过他么？”

——在长征路上，喻杰经历过一次恶仗。1935年11月，红军第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经贵州、云南长征。其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到达陕北。他们沿途遭到敌军的围堵拦截。在黔东一个叫青竹塘的地方，连天的暴雨使山野水茫茫一片。喻杰是军团供给部长，他和战士们又冷又饿。他们不仅背有军需物资，还要不时应付敌人的袭击。这天半下午，敌人密集的机枪子弹和榴炮弹，把他们前进的路封锁得不透雨水。敌人借助武器的优势，向他们猛扑过来。霎时红泥浆怒沫翻卷，山溪小圳的流水似血。喻杰嘶哑着声音向上级报告敌情，得到的答复是叫他们继续突围。继续突围么，越冲自己人越少，越突敌人越多。一些人绝望了。有个排长肠子都打出来了，他不甘被敌人捉去受凌辱，自己挣扎着把自己弄死了。生性刚烈的喻杰，眼睛布满血丝，喉咙眼直冒烟。他把战士们叫拢，说：“这么困着挨打，是死路一条。舍命往前冲，或许还有一条活路！”战士们齐声高喊：“冲出去！”这时，喻杰猛然高吼，吼声在四下里回荡：“杀——杀——杀——”，于是，他和他的伙伴们，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在他们的前边，一片刀光剑影，在他们的左右，一片血肉横飞。一个白狗子恶狠狠地向他扑来，喻杰一马刀砍中了他的颈脖。那家伙的血溅到他的脸上、嘴里和鼻孔里。若干年后，喻杰仍然记得，在寒风冷雨之中，活人的血竟是那样烫人，简直能把你灼伤！他

曾经幽默地说：“这也是一项科学发现！”——当然，喻杰他们是突围出去了，但活下来的人不足一半，军用物资几乎全丢了。他们都很难过。然而，活下来的人，日后都成为了共和国的栋梁！

——1941年1月7日，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任中校经理科长的喻杰，正在值班室值班。这一天，他接到通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千方百计搞到一批汽油和机油，已通过关系运到了宝鸡，要经西安办事处运往延安。那时候，名义上是国共合作，实际上国民党却恨不得置共产党于死地。他们沿途派特务跟踪，并在各小站加派了岗哨，只等汽油一到站，他们就强行拖走。然而，敌人终究斗不过机智灵活的喻杰。在离西安10多公里时，那节油车的挂勾突然松开了。喻杰和仓库管理员黄世田，带着几个装卸工人，早已等候在路边。他们在扳道工的协助下，把油车推到岔道上，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把12桶汽油运进了办事处的仓库里。特务们气得干瞪眼，据说那个头目还挨了他的上司一记耳光。

在西安办事处，喻杰凭着公开的身份，常常去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办事情。他操着一口平江官话，见了国民党当官的，不卑不亢，而对卫兵、勤务兵等，格外随和。有一回，传来紧急情报，党的重要干部、八路军高级参谋李涛同志在离西安几百里外的广元县被国民党特务抓去，押来西安了。喻杰四处寻找，均无下落。后来他决定再去国民党军委办公厅四处直接找处长谷正鼎查询。他在传达室递上名片，请门卫去通报。这个门卫40多岁，前几天刚好到过八路军办事处。喻杰得知他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曾赠他5块光洋。这个门卫感激不尽。这时，他朝喻杰努努嘴，手悄悄往东边院里指指。

喻杰朝那边望去，见那里有间小房子，门上挂了锁，还有专门的卫兵站岗。那门卫唯恐喻杰不懂，伸出手指在桌子上写了“李”字。正在这时，谷正鼎的副官出来了，门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情急生智，喻杰忙给那副官递上一支哈德门香烟，并为他点着，掩饰了过去。见了国民党少将谷正鼎，喻杰为了门卫的安全，也为了不使谷正鼎立即转移李涛，他灵机一动，说：“谷主任，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办事处雇用的司机赵丙突然失踪了，想问问谷主任，是否到了你们这里？”谷正鼎根本不知道什么赵丙李丙，说：“兄弟一贯与贵军精诚相处，怎么会抓贵军的人呢？”喻杰装作十分焦灼的样子说：“既是如此，告辞了！”

知道了李涛的下落，喻杰忙给中央和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发电报。后来，周恩来同志给国民党办公厅去了公文，指出李涛同志关押在西安国民党军委办公厅四处的大院内某一间房子里。国民党抵赖不了，只好释放了李涛。

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喻杰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没有吃过一顿好饭。有时还要和叛徒特务周旋。喻杰以他的赤诚、机智和勇敢，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在大生产运动中，喻杰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工商厅厅长，成了个理财的官。平江历来有纺纱的习惯。359旅后勤部长何维忠也是平江人，他把平江的纺纱车制造出来了，喻杰也要来一架，完成了自己的定额，又为新婚的妻子陈希纺。陈希是学生出身，不会纺纱。作为换工，她为他登记文件，摘抄提要。工商厅长将大家纺出来的纱，统统收起来。从敌占区运回200台手拉铁制织布机，还有洋纱，在一个叫作干谷驿的地方安装好织布机。工人们日夜加班，以洋纱做经，

土纱做纬，产品做成衣不仅够穿，还有剩余。他又调余补缺，工商厅长当得惬意极了。

喻杰没有学过财经，全凭他对革命的忠诚和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边区理财不容易。那时他还兼任边区农民银行行长。作为工商厅长兼银行行长，有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当时市面上至少有4种流通媒介：边区政府发的边币，国民党政府发的法币。还有银元和黄金，也作货币流通。1944年，美国政府为了援助国民党，不惜工本从印度和缅甸运来大量黄金，以维持法币的信誉。盲目的商人见黄金运进来多，物价看跌，法币看涨，于是积存法币。边区的措施是，兑换法币大大扣紧，少兑或不兑，还尽量把库存的法币运到关中，陇东、定边去，按涨价的法币，跌价的黄金，多收黄金和布匹。不久，日本鬼子宣布投降，接收工作开始，国民党开支增大，贪官污吏乘机抓黄金。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增印钞票。于是法币倒台，黄金和布匹又涨价了。这时，边区已收购了黄金10多万两，龙头细布2万多匹，棉花10万多担。由于有这些作后盾，后来蒋管区又发关金，又发金圆券，闹得民怨鼎沸时，喻杰这位工商厅长兼银行行长，却兴高采烈地和军民们一起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周恩来总理请喻杰当粮食部副部长。3年困难时期，市场供应紧张，总理又派他去当商业部副部长。国民经济好转了，有些人大手大脚花公家的钱不心痛，毛主席恼火极了，要煞这股歪风，亲自点他的将，让他去当中央监察委员会驻财政部监察组组长。丽江人好得意，说：“毛主席信得过达老子，就让他去当捉耗子的监察组长。”

喻杰是丽江村人心目中的英雄，更因为喻杰离休后，不在北京条件舒适的部长楼里颐养天年，而是回到他的桑梓之地，与乡亲们胼手胝足整整20年。他离休后的业绩，丽江村人能记得了么？

于是，1989年的春节，丽江村过得极沉闷。极少有鞭炮声。往年正月初三就开始玩龙舞狮，一直要闹到元宵节。今年，本村的活跃分子都没有动挪。因为喻杰的追悼会还没开。大家哪有心思去玩呢？

喻杰逝世的消息，渐渐在连云山区传了开来。正月初三，30多里外的邵阳乡朗坑村，有个青年农民挎着5万响鞭炮，来到谢江乡练村。喻杰的外甥李泉树住在那里。朗坑人问李泉树：“听说喻老首长去世了，不知是不是真的？”

李泉树说：“外边是这么传，按理说舅舅如果去世了，肯定会给我们捎信来。反正我要去拜年，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朗坑人和李泉树来到丽江村，喻杰老人果然于4天前去世了。喻杰在家的孙子元龙正病着。加上爷爷去世，心情悲痛，他神色黯然地猫在火塘边烤火。李泉树和朗坑人都听说喻杰生前讲过，死后丧事从简。他们见喻杰家毫无动静，以为丧事草率办了。那个朗坑人气不打一处来，说：“喻老首长回乡修电站，电线拉到我们那个山冲老洞里去了。今天是村里派我来悼念喻老首长的。你们这么快就把丧事办了，也不发个讣告，这些鞭炮，我也不能带回去——”说着，他把那5万浏阳鞭炮，打在喻杰家的堂屋里，炸得硝烟满屋。而喻杰的外甥，也就是元龙的表叔李泉树，把元龙好一顿骂。直到元龙向他解释：“爷爷的追悼会，过几天在长沙召开。”他们气忿的心情才稍有缓解。

人们在沉重的心情中等待着。

2月18日，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分别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在长沙革命陵园举行的“向喻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电视上显现的追悼场面虽很隆重，但一转眼就过去了，才一两分钟。丽江村和邻近村寨的山民们，没有机会直接表达对达老子的悼念之情，内心总觉得是一个缺憾。此刻，他们的参与意识是那么强烈。不时有一些老爷子老太太，用从祖辈那里承袭来的传统悼念方式，拿竹篮子提来香烛纸钱、三鲜（鱼、肉、豆腐），到丽江村祭祀喻杰的英灵。他们找不到喻杰的墓地，于是向村支书喻春林和喻杰的亲属寻问。喻春林和村干部们觉得，如果不举行一次隆重的悼念活动，使群众的哀悼之情得到充分表露，他们将会受到乡亲们的责难。村干部们便分头准备，在喻杰的老屋里扎起了灵堂。邻近的乡镇村组都来了人，甚至还有毗邻的江西铜鼓、湖北通城的乡村代表。更多的是闻讯而来的乡亲。1989年正月二十日，丽江村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喻杰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村祭……

山坡上的小土屋

村祭在喻杰家那栋小土屋里举行。3千多名手执白花、臂挂黑纱的青年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聚在土屋门前的坪场里。坪场很小，于是有人爬到对面山坡上，挤在塆坪场边的梯田里。几乎所有的人眼眶窝都湿润了。在泪眼朦胧中，他们仿佛看见名声显赫的喻杰，带着简单的行李卷，从遥远的北京城，回到他的胞衣之地——

1970年元旦过后，一天，喻杰给孙子元龙发来一份加急电报：火速来京。元龙日夜兼程，赶到北京，发现爷爷病了。便血。经查，直肠长了息肉，系多发性，不能动手术。但爷爷精神还好。爷爷说：“元龙呀，你们经常来信，要我回老家去看看。这回，我真的要回去了。不是小住，是回去当农民！”

爷爷60好几了，还当农民，元龙以为他讲笑话。

爷爷说：“不，我们过几天就动身！”

爷爷回家去，孙子当然高兴。但也使元龙纳闷。那时，“文化革命”还浓烟滚滚，老干部大都在受迫害。即使蛰居乡下，元龙也能感觉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火药味。元龙吞吞吐吐地问：“是不是因为‘文化革命’……”

当然与此有关。喻杰却说：“跟那扯不到一块。我回老家去搞建设，是周总理批准的！”

关于这件事，喻杰确实琢磨了好些日子了。10多天前，他找到王震同志。1932年，他们在湘赣苏区就认识。此后，在长征路上、在延安，他们之间建立了生死情谊。他对王震说：“我是快70岁的人了，看看自己的身体，已不能坚持8小时工作了。我想回老家去，离职休养。”王震那时任农垦部部长，虽也四处受掣肘，但他威名赫赫，那些人毕竟不敢随意胡来。他劝老战友喻杰：“你若是身体不好，离休后就住北京，不必回老家了！”喻杰很固执：“回老家更好，我可以为家乡建设出把力！”王震知道他的性子，便用了个缓兵之计：“先养好身体。若能行，到时候再说吧！”

老伙伴没有撑腰，喻杰便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说：“你的想法很好啊！”不久，总理批准了他的要求。